

可信靠的话

第六系列

“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

在哥伦布和曼斯费
宗派的形成与
权柄的滥用

第三册

辩护与证实

© 2007 Defense and Confirmation Projec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wor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graphic,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without permission from DCP.

October 2007

辩护与证实（DCP）出版
P. O. Box 3217
Fullerton, CA 92834

DCP 为辩护并证实倪柝声和李常受弟兄所尽的新约职事，以及地方召会实行的专项服事。

腓一 7: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想法，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有我在你们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或在辩护、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众人都与我同享恩典。

本书所引经文并注解，皆出自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出版之新旧约圣经恢复本。除特别标示者，所引著作皆出自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所出版的《倪柝声文集》或李常受已出版之著作。摘自新旧约圣经恢复本和倪柝声及李常受之职事信息，版权皆属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

除另加注明者，本书皆由 Bill Buntain, Dan Sady 和 Dan Towle 共同写作。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目 录

序	5
为在哥伦布的“召会”站住.....	7
一封申明与澄清的公开信 关于在曼斯费的召会 以及近来引起困扰的事件.....	27

序

申十九 15: 人无论犯什么罪孽或什么罪, 不可只有一个见证人起来指证; 总要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 才可定案。

太十八 16 下: ……要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 句句都可定准。

提前五 19: 对长老的控告, 除非凭着两三个见证人, 你不要接受。

关于隔离朱韬枢以及他某些同工的警告信(见《留意那些制造分裂的人》,《可信赖的话》第一系列, 第一册)乃是同工们在从全球各地, 接到诸多因朱韬枢和接近他之人的工作, 向来所引起之难处的报告后才发布的。本系列包括各地有关朱韬枢和接近他的同工, 所作之分裂的行动与言论的报告。

本书刊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召会与曼斯费市召会圣徒, 所作的两封声明文件。文中对朱韬枢所设立之权柄, 在二地所制造的分裂, 提供了第一手的记述。其中论及:

- 一些领头者偏离了召会为着基督身体的一而有的正确立场。
- 使用不实的指控, 支持其惩治、驱逐, 甚至革除召会成员的举动。
- 朱韬枢所设立之工人和长老对权柄之滥用, 以及其他不当行为。
- 朱韬枢所建立之错谬的系统, 如何掠夺召会, 来支持他的工作; 并借由克里夫兰提供之财务供给, 控制他的工人及其所在的召会。

为在哥伦布的“召会”站住

亲爱的圣徒们：

这本小册子是向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呼吁，要忠信地为在哥伦布的召会站住。已过三年零九个月，圣徒给本地召会的奉献款中，有超过十四万一千美元，在我们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挪用为支持朱韬枢的工作。为了提供朱韬枢这样程度的经济支援，召会的董事们已使召会负债深重，使召会的资产陷入危机，令召会每月所付的利息加倍，并且看来已将本应当为着有需要的圣徒、“圣经为美国”以及为着其他用处的专款，挪为别用。虽然我们自己一无所是，也甚愿背负主的羞辱，你们却应当知道关于董事们对召会款项不当的管理，长老们对真理的不忠信，以及违背我们委付他们的信托等诸般事实。

为着召会的权益、并为着你们这些为主在此地的见证而奉献自己和财物的人，我们被迫站出来。我们要在以下表明，那些宣称自己是神的权柄，并用此宣告实行控制的人，绝不会得到圣灵对他们权柄的印证。反之，这些人使自己失去在神子民中间带领的资格。我们常常教导，召会中真正的权柄乃是神圣生命成长之度量和职分的事；这显明于在复活里把生命的供应给圣徒，而不是要求圣徒的服从。

这本小册子也要显示，朱韬枢组织阶级的体系，在控制众地方召会款项和众地方召会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这里的实情乃是：长老们不当的要求服从和钱财，以及他们明显地更动款项的用途，挪给朱韬枢所用。但首先，认识一些背景是必要的。

哥伦布召会简史

一九七七年，约四十位圣徒从不同城市搬到哥伦布市，在一的立场上，成为在哥伦布的召会，作基督独一身体在地方上实际的彰显。这个异象，是从圣经并借着倪柝声与李常受的职事，所启示给圣徒们的。同年，召会在俄亥俄州的法律下成立。在四十位圣徒中间，只有三位弟兄有专业的职业，其余多数是学生。因主的怜悯和丰富的供应，次年即购置位于199 E. 15th Avenue的地产，并由圣徒们在原有建筑后面亲手加盖了聚会的房间。当国度的福音得胜，圣徒在一的立场上聚会的人数增加时，就有了在城北兴起另一个会所以需要。于是从一九八二至八五年间，购置了Sinclair路上的产业，并且许多圣徒借着奉献他们的时间、技能和金钱，喜乐地参与此事。

从一开始，在哥伦布的召会就一贯参与李弟兄所举办的一年两次训练；李弟兄过世后，此训练由忠于相同职事的同工们继续举办。一位原来的长老于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去捷克服事主后，朱韬枢指派三位新长老来执行他的工作和看法。这些长老并不宝贝基督身体在召会里并在众召会中间交通的重要，擅自取消了二〇〇五年本地的夏季录影训练。他们漠视圣徒们尝试与他们交通到训练对圣徒的重要，而于二〇〇六年春擅自决定，召会不再允许圣徒注册报名参加安那翰的现场训练。那些觉得从职事的训练得着丰富供应的圣徒，只被允许聚在家里听训练的录音带。

长老们于二〇〇六年七月三十日，在主日上午的聚会中取消擘饼聚会。他们不用这段时间庆祝主胜过罪、撒但和死，反而利用讲台强烈定罪水流职事站和同工们在国际训练和特会的职事。他们公开谴责水流职事站是圣徒中间分裂的因素，并且错误地指控那些听训练录音带信息的圣徒在召会中制造难处；之后，立刻解散聚会，并下令每个人离开。长老们封闭了所有口头上交通的管道，不愿交通

有关他们所定罪的事和人。因此，圣徒们要与长老们沟通关于他们公开所说的话，惟有借写私人信件给长老们一途。经多方祷告和交通，二十三位关心的弟兄和姊妹，同写并签署了一封信，盼望能保守身体里那灵的一。长老们对解决差异之事未作丝毫努力，反而予以更大的攻击。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长老们滥用权柄，再次利用本当供应神话语的讲台，公开定罪这二十三位圣徒的每一位，不实地指控他们，在聚会中逐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将他们从哥伦布的召会中革除。这些人被要求对他们所未曾采取的行动“悔改”，未获得任何可讨论的余地。

从那时起，这二十三位圣徒被公开指责并散布谣言，一再受到恶意中伤。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圣徒们写信给召会的董事，要求他们在召会里合法的会员资格被承认，并照俄亥俄州修正法规第1702.15条，授与圣徒取得召会财务和其他相关的记录。他们合法的要求，完全被拒绝。经所有以个人或信件与长老们交通的努力耗尽，并具体被关在召会的聚会门外后，圣徒们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向法院寻求解决之道。如下所见，此动作也被误传给哥伦布召会的会员。

大量革除

最近宣布大量革除在哥伦布的二十三位圣徒，以及另一处附近召会长老们赶逐近百分之七十会员的行动，在美国主恢复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跟随朱韬枢职事的长老们，觉得他们必须要求地方召会里的长期会员要奉献钱财并服从，并采取行动把任何不同意他们要求的人驱逐出去；这样的行为的确令人大开眼界。

哥伦布

在哥伦布长老们一次革除二十三位圣徒，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这些圣徒的行为在召会中形成了“平行的行政”、

不将财物奉献给当地的需要、并且不服事召会。长老们更进一步坚持，若一个信徒不能与他们是“一”，诸如不“服从”（不只是“顺从”）他们的“权柄”，圣徒们就该另找地方聚会。长老们要求服从，这已经篡取了主的元首权柄，并使主的名在哥伦布蒙羞。

长老们所举圣徒们有“平行的行政”之主要例子，是有些圣徒聚在一起听暑期训练的录音带，并邀约其他人一同参加。虽然这聚集曾与长老们交通过，却被用为革除召会百分之二十的人的理由！

关于圣徒们给主的财物奉献，与长老们要求圣徒照着他们的指导而奉献这件事，每位圣徒奉献给主的数量和目的，是在于主在每一位圣徒里的感觉。圣徒们的财物奉献，永不该成为一个真正地方召会中交通的条件。即使长老们对于奉献的指控是真实的，但他们按名搜查，要知道谁为什么用途奉献多少钱的行为是羞耻的。作监督和牧人的长老们，偏离到一个地步，竟然公开嘲笑在他们照顾下的圣徒没有照他们的要求奉献，乃是羞耻到极点。长老们试图控制圣徒的奉献是极其不合式的（林后八3~5、12——“不要勉强”意思是不“被强迫或压制”，九7，提前三3、8，多一7，彼前五2，彼后二15，徒五4）。

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总是尊重圣徒的给与（奉献）是在隐密中作的（太六3~4），这是一个奉献者和主之间的秘密。若有任何圣徒对于将奉献交在长老的手中有所犹豫，反而奉献给其他的用途，其原因可能是，现经证实确是，他们担心长老们对召会财务的治理，（例如：长老们将本地奉献大笔的钱每月转给朱韬枢的工作），或圣徒们根本不愿意他们的奉献款用来资助与朱韬枢有关的特会、盖造计划和其他工作。

多年为哥伦布召会倾倒生命和财物的圣徒，忍受长老们愤怒的要求以及在公开聚会的训斥。聚在一起享受暑期训练的录音带，这是罪么？照着主的带领丰厚的给与，而

不愿把钱财归给长老和他们的“使徒”，这是罪么？照着主的带领服事召会，这是罪么？绝对不是！但不实的指控圣徒，特别在公众场合这么作，才是罪。正如保罗见证，犯罪的长老应该在众人面前责备（提前五20）。

哥伦布的长老们不在一的立场上接纳信徒，反而使服从他们的命令成为接纳信徒的根据。

曼斯费

朱韬枢最近在曼斯费指派了四位新“长老”。在通知召会关于指派这些长老的同时，一位朱韬枢的同工，掌控了曼斯费的聚会一小时又十五分钟之久，下令召会的所有圣徒都必须服从这些“长老”所设立的权柄、说话及指引。这位外来的同工更进一步宣告，任何人若不明确地服从这些“长老”，都应该到别处聚会。这再一次证实，朱韬枢、他的同工、他的长老，为要维护他所设长老的绝对权柄以及对地方召会的控制，已经背叛了所有真正地方召会所站立的一的立场，这最基本的原则。

那位工人也断言，要作召会的会员，曼斯费的圣徒必须：(一)服从（不只顺从）长老；(二)有十一奉献（给出收入的十分之一）给曼斯费召会；(三)参与服事和祷告聚会。当召会中的一些年长圣徒连续两个周末访问邻近的召会时，其中一位长老专横地报告说，这些圣徒已经离开了召会。这些圣徒在下个主日回来时，发现“长老们”全力运用他们新有的“权柄”，说，“聚会已经结束了，聚会已经结束了。我就是权柄，我是长老，我有权柄。聚会已经结束了。”

当曼斯费大多数圣徒在随后一个主日来参加聚会时，他们发现会所锁着并空无一人。当他们继续每周回到会所，却发现门都是锁着的；因此，他们写了两封信想知道聚会在哪里举行，但数周之久都没有得着回应。最后，“长老们”先是宣称这些圣徒已经离开召会，后来擅自革除其中二十

位圣徒，把他们锁在会所门外，说他们“不再是积极的会员”。这二十位圣徒包括一批在一九六六年，在曼斯费的召会开始时原有的一些圣徒。

朱韬枢所指派的长老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人服从他们的权柄，却不认识真正权柄的源头。当摩西真实的权柄受挑战时，他在耶和华面前伏于地，承认他在自己里面是没有什么权柄的。在亚伦的例子我们看见，领导的明证乃是在于亚伦发芽、开花的杖，这表号说出，在召会中真正的权柄乃是生命长大，并在复活里把生命供应给圣徒的事。

不实的指控

在哥伦布，不实的指控并未停于大量的圣徒被革除；长老们对于会员们将事情带到光中的努力，一再不实地扭曲为错误和不对的行为。

关于我们向法庭的上诉

一些圣徒请求法庭替他们申诉的行动，被长老们不实地传达给圣徒。事实是圣徒并未控诉召会的基本会员，而是请求法庭的介入，以确保召会和其所有会员，在财物和其他各面避免被滥用，并约束长老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

向法庭的上诉（关于该申诉，可来函索取；或见于网站 www.StandForChurchInColumbus.org），是在以下的情况下所作的：

1. 长老们对圣徒所关切的事，拒绝任何的讨论。
2. 长老们拒绝重新恢复二十三圣徒的会员资格，他们因长老们违反召会本身的规章，而不合常规地将他们除籍。
3. 长老们拒绝遵循俄亥俄州法律，公开召会的财务记录让人审阅；他们之所以要求审阅这些记录，是担心长老们对召会的财务管理不当。

法官同意恢复二十三位圣徒的会员资格，为使其能参与投票，并两次很强地鼓励长老们交出召会的记录。不仅如此，法官也忠告长老们作成协议。然而，虽然长老本身要求人服从，他们自己却迟迟不肯遵行法官的指示。为了会员资格的恢复以及文件的取得，圣徒必须在这法律行动上将召会列名。圣徒们提出诉讼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但他们按照俄州的法律，以成员的身分代表召会提出诉讼，使召会得着保护并使召会的损失得以恢复。

我们向法庭上诉一点也不是针对召会的一般成员。事实上，诉讼是关系到保护召会，特别是圣徒的奉献，以免于明显而重大的财务管理不当。这样的关切来自许多已被发现的事实，包括：

1. 当 Sinclair 路的聚会所建造时，少数圣徒有能力给召会低利贷款。多年来召会付清圣徒们部分的贷款。至二〇〇五年，只剩四个贷款未付清。这些圣徒们知道召会还不能偿还贷款，所以从未要求付清。然而，在二〇〇五年三月，长老们决议以取得银行浮动贷款的方式（利率比圣徒们的贷款利率高出许多），付清圣徒剩余的贷款。此外，他们在所需付清款额之外，又额外借贷美金 34,000 元（利率也是较高）。这贷款使得召会每月偿本付息的款额加倍。这贷款也要求从现今起八年内要一次付出美金 84,556 元。这激增的付款差不多等于原先的贷款余额，也使作为担保物之整个 Sinclair 路的地产陷于风险中。不仅如此，整个贷款期内，圣徒除了要付贷款的本金之外，还必须支付利息总额达美金 117,469 元（假定浮动利率维持恒定）。这对哥伦布召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财务管理。
2. 哥伦布召会的长老们使召会负荷这附加的债务，同年召会送给克里夫兰美金 41,250 元，这是该年召会成员奉献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又送给 Willoughby 美金 8,000 元，

这是该年成员奉献总额的百分之五，以资助朱韬枢的工作。在过去三年九个月内，召会通过克里夫兰和 Willoughby 送给朱韬枢的工作共美金 141,590 元。如此看来，长老们指责圣徒们没有奉献为着“地方上的需用”似乎是转移注意力之策。也许是为着支撑哥伦布召会大量资金拨款支助朱韬枢的工作，以致圣徒们指定给缺乏圣徒或其他事项的财物奉献被长老们拖延或改变用途。

关于调解的努力

我们尝试达成与长老们调解的努力也被曲解。我们被抹黑为贪婪并行为不当。事实上，正好相反，如以下事实所示：

1. 在上诉的第一天，董事方的律师认为我们提交的要求合理，推荐董事们接受调解。
2. 长老们不愿意和解，即使他们对圣徒们说愿意和解。在调解期间，当被问到是否愿意和解时，一位在场的长老确定的说，“不，不。”另两位在场的长老摇头说，“不。”鉴于长老们近来的行为和态度，我们必须承认和解的可能性是不切实际的。
3. 董事们作了不合理的要求。董事们在调解中首先提出的乃是，他们要求我们付现金 50,000 美元，并要我们偿付全部债务（本金美金 123,700，利率百分之 7.25），这些债务是，长老们为了超支资助朱韬枢的工作所造成的。尽管他们对债务有责任，我们还是同意支付原贷款的一半。这提议是很公平的，但为长老们所拒绝。
4. 长老们拒绝将“哥伦布召会”（The Church in Columbus）的名称给与我们，明显是骄傲（恐失面子），过于是受真理的约束。他们承认，受朱韬枢所训练的人所设立的新召会，没有清楚地认定自己在当地是召会。长老们所采取的立场，并不是地方召会作为基督的一个身

体在地方立场上显出的立场（见“偏离正确的立场”这一段）。

事实上，长老们特意把校园之家与哥伦布召会的任何关联除去。虽然这栋房子为召会所有，但在这房子里所举行的聚会，一点没有指明与哥伦布召会有任何关系。相反的，许多在校园之家参加聚会的人，完全不晓得有哥伦布召会这样一个机构，这是有很好理由的；因为这栋房子公开地与学校里一个注册为“运动俱乐部”的“绿洲基督徒社团”有关联。俄亥俄州立大学要求任何注册的学生社团，都要公开其与任何当地组织的关联。虽然如此，“绿洲”的组织章程却一点没有提示与“哥伦布召会”有任何关联或关系，而这个运动俱乐部也没有向俄亥俄州立大学呈交必要的文件，声明其与“哥伦布召会”有关联。事实上，长老宣称是哥伦布召会的一个新会员，在法院上陈述她“从未去过哥伦布召会”。如果这似乎是很小的点，我们鼓励你们读这本册子里题目为“在乌干达康帕拉的工作——在朱韬枢之下分裂立场之工作的实例”这一段，关于该工作与乌干达康帕拉召会分裂的记实。

5. 虽然长老们有相反的声称，但在调停当中是长老们自己的行为不佳，并且他们明显不是诚实的与我们商议：
(一)其中一位长老在调解期间与我们的律师聚会时，数次提高他的声音，表现出恶劣的脾气。我们请你们与律师当面证实此事实。
(二)在最后时刻，当双方明显将完成和解时，他们承认（或假装），他们其实并没有权力来商议和解。经过九天的耽延之后，他们实际上丢弃了一切达到和解的进程，并且坚持要用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法。

这样的行为，与已往许多次当我们试着与他们交通时所忍受的并无不同，我们相信你们许多人也亲自观察到类

似不合宜的行为。

不当地擅用权柄

在一些事上，长老们不断要求圣徒们要服从他们的“权柄”，远过于新约所给长老或使徒的权柄。譬如，他们在财务上控制要给什么人，或为着什么目的给那些人；禁止圣徒在自己家中与别人一同听训练的录音带；随兴地擅用权柄，违反以下部分所见倪柝声和李常受弟兄的职事：

你若为自己的权柄出来说话，要为自己来建立权柄，那是最污秽的事。（《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一册，《权柄与顺服》，简204页）

我不喜欢，我也怕听到有人说，“我乃是神所设立的权柄。”（简205页）

我盼望没有人站起来说，我是权柄。（简214页）

今天你如果说，你是神拣选的，你有启示，有权柄；如果有人反对、不服，他到神面前，如果能得着启示，神并没有在你后面给你证明，那你出来为自己说话就没有用。（简214页）

没有一种情形，比一个人想要作权柄更不好看的。你若只求在外面辖管别人，那是最丑陋的事。想要掌权，想要作大臣，那是外邦人的思想。我们要把这样的灵，从教会中赶出去。（简272页）

教会中的长老，若是有一个态度说，我是长老！我有权柄！我要用我的权柄！这是最丑的一件事。（《长老治会》，九一页）

凡是人在那里用权柄说，我是长老！我有权柄处理这件事！我要这样用权柄作！那就是他把这个权柄用错了。（九二页）

在有的地方教会里头，我也看见过有的弟兄搭着架子来作长老。哦！我是长老！那个派头真是个长老的派头，说话的腔调也真是个长老的腔调。我告诉你，在

教会中，没有一种光景比这个再丑的。（九五至九六页）

所以作长老的人，如果要在教会中硬作权柄，那是一点都不灵的。不光人不觉得美，圣灵也不印证。你可以在那里作权柄，但是圣灵不在里头。（九六页）

一个不合圣经的控制体系

为什么在曼斯费和哥伦布的长老和工人，突然擅用控制权并作不当的要求：

1. 服从人的权柄，
2. 照着长老的指示和朱韬枢的目的，而不是依从主的带领把钱给出去。

为什么这些长老这么迫切地要把俄亥俄州和其邻近地区的召会，从不称许朱韬枢的任何职事或地方召会隔绝开来？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把多年来一直忠信扶持召会的圣徒赶逐出去？在这地区的众召会中这种新发生而不当的作法，其源头是来自朱韬枢的工作对长老和众召会施行控制的不合圣经的体系。

这控制体系如何在哥伦布运作

1. 从哥伦布以外调派来的“长老” 在哥伦布的五位长老都是朱韬枢亲自挑选的，其中三位是从别的城市调派来的。这样的作法能确保对此地召会方向（和钱财）的控制。当前两位长老是朱韬枢从辛辛那提（Cincinnati）调派来的，第三位是朱韬枢直接从克里夫兰调派来的。这种把长老调到某个地方召会的作法，违反新约从本地圣徒中设立长老的榜样。长老本当从哥伦布召会里选立，但朱韬枢施行控制，从别的召会和他的工作调派那些对他忠心的人，到哥伦布作他的代表。这违反新约的榜样（徒十四 23，多一 5），也违反倪弟兄和李弟兄的教导：

长老是从地方上的弟兄中拣选出来的。他们不是从别的地方调来的人，乃是从他们所住的本地挑选出来的。他们不是蒙召离开平常的职业，只是把额外的时间奉献出来负起教会的责任。所以，一个地方教会里的众圣徒，如何是地方上的人；从其中拣选出来的长老，也如何是地方上的人（徒十四23，多一5）。（译自英文版，参《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十册，《工作的再思》，简224至225页）

然而，使徒不是教皇。我们若仔细读新约，就会看见长老不是由任何独裁者或专权的人所选立的。反之，长老是生命的方式被选立的。某地方的圣徒聚在一起敬拜神并事奉主，就会显明有些弟兄比别人更成熟。虽然没有人会完全成熟，但有些人会比较成熟。甚至在腓立比三章，保罗也不认为自己是完全成熟的。成熟既是相对的，长老的资格就不是绝对的。换句话说，长老的资格是比较的。在地方召会所有的圣徒中间，有些弟兄比较起来比别人更有资格、更成熟。这些弟兄在召会眼中显明为这样的人，而所有的圣徒清楚晓得，这些是该被选立为长老的人。这种选立不是借着会众投票，或借着专权而来。反之，长老是照着圣徒的见识和先见被选立的。基于圣徒的见识和先见，使徒就选立某些人为长老。（《提摩太前书生命读经》，简83至84页）

在二十一位年长同工代表全球各地主的工作，要求朱韬枢为着他作分裂基督身体的工作而悔改之后不久，朱韬枢却进而在中西部及大湖区各地方召会设立八十位新长老。这种对借着基督身体代表肢体所表达的基督元首权柄的藐视，乃是朱韬枢企图维护并巩固他在这一地区的控制。哥伦布的长老和曼斯费新近被设立者，把那些不肯跟随朱韬枢分裂的路，并那些想要留在建立这些地方召会的职事里的人踢出去的举动，也反映了他们对头和基督身体的藐视。

2. **对全时间长老和工人的经济控制** 朱韬枢保有对“全时间”之“长老”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经济上依赖

他和他的工作。这种作法违反新约的榜样，以及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

当然，我们领悟彼得有一班同工随着他，保罗有另一班同工随着他。但他们一班人不是组织起来的，他们只是一同去事奉主。既没有财物管制，也没有中央控制。保罗为着自己的生活从主接受供应，他的同工也为着自己的生活从主接受供应。他们只是在爱里彼此顾到。他们中间既没有组织，一切就很清楚、自由并简单。（《实行召会生活的生命与道路》，一二〇页）

我们既不是差会，也没有人的组织、没有总部、没有资金集中管理，因此没有分发中心，那么，我们同人的需要如何能得着供给呢？关切这事的弟兄一再地问我这个问题。问题的答案是：若是每个人都领悟他三重的财物责任，一切的需要都会得着应付——第一，关于他个人的家庭和需要；第二，关于他工作的需要；第三，关于他同人的需要。（译自英文版，参《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十册，《工作的再思》，二五六至二五八页）

3. **对召会经济的控制** 从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六年九月，哥伦布召会移送出去十四万一千五百九十美元，也就是所有奉献收入近百分之二十五，给邻近召会，为着在朱韬枢控制下的工作所用。从二〇〇四年十月开始，直接移送到克里夫兰的数目从每月二千美元加到高达三千美元（曼斯费召会每月送出去一千八百美元）。这样的安排无异于封建制度的纳贡，地方辖区上税给封建“君主”中饱私“囊”，而这“君主”由贡银的供给分派对他忠心的官吏，按他的意愿治理当地。

哥伦布的长老因着顺服朱韬枢的要求，每年供给他的工作二万九千美元到四万九千美元，这已破坏了哥伦布召会的财务稳定，也造成长老们不负责任的借贷，好偿付他们贷款的利息，并支付召会每个月如水电费等的一般开支。哥伦布的长老是朱韬枢设立的，对他极度

忠心。这种个人的忠心，因着财务上的安排更形增强，而从哥伦布的奉献款中移送出去可观的部分，支持朱韬枢的工作。在过去两年里，为什么老人们不公布哥伦布召会的财务报告？

朱韬枢和那些推荐他职事的人，散播不实指控，指称地方召会和当前恢复的工作系一有总部的阶级制度。但是阶级组织的明显特征，乃是经济上的中央控制。哥伦布的财物记录强而有力地指出，这里存在一个在朱韬枢的领导及工作之下，发展完善的阶级制度。即使有些钱回到哥伦布，但处理的方式加强了朱韬枢对这里召会的控制。这阶级制度连同经济的中央控制，实际上废掉了这里召会的“地方行政”。讽刺的是，朱韬枢亲密的同工Nigel Tomes最近访问哥伦布，他不实地指控同工们作了只有朱韬枢自己作过的事，就是建立阶级制度，以控制众召会。只跟随金钱。

4. 与全地的众召会隔绝 朱韬枢撒播对其他召会恶意的猜疑，使他控制下的众召会与其他召会隔绝。他宣称，那些接受他曾经接受之职事（但不是他的职事）的众召会，不是真正的地方召会，乃是“职事的召会”。（然而，很明显的，他这种分门结党的宣称，意指真正职事的召会是他的召会。）朱韬枢显然相信，同时也要在他控制下的众召会相信，全地占绝大多数的召会之所以拒绝他的职事，是因同工们嫉妒他的恩赐。这种高举自己的看法，导致朱韬枢和跟从他的人表现出，只有接受并跟从朱韬枢职事的地方召会，才是可信任的。哥伦布的长老跟从朱韬枢，将众地方召会贴上职事召会的标签，亦即非真正的地方召会，而公开宣称，他们不与那些称我们为“邪教”的人抗辩！哥伦布的长老也被朱韬枢带领到一种不正常并分门结党的实行里——切断召会与其他大多数众召会的交通。长老们借着

散布对真正召会毫无事实根据的猜疑和指控，而促进这种实行。这种狭隘的分门结党，已将这些所谓的长老们以及他们的跟从者孤立。全地的众地方召会并没有将哥伦布召会切断，但我们的长老们，借着传播不和谐，已使许多人相信哥伦布召会已被众召会切断；其实乃是长老们有效的切断我们与众召会的交通。

5. 与全地在一的祝福下在平安里交通的众同工隔绝（诗一三三）。这些长老们建议，全球在同心合意里祷告并劳苦的六十三位同工应该被隔离，这些长老们也毒化哥伦布圣徒的心思，使他们反对这些同工；借此，他们已将哥伦布召会从同工们的丰富供应切断，并极度逾越他们在基督里的度量。同工们并没有将哥伦布召会隔离。是我们的长老们，在实行上将我们与同工们供应的灵隔离。请记住，一件所谓圣徒犯错而从哥伦布召会被革除的事，是因为这些圣徒聚集在一起聆听同工们的职事信息。
6. 因谎言而导致的隔离。哥伦布召会的孤立，因长老们告诉哥伦布召会一些不实的事而被称义。譬如，长老们认为同工们交通到关于在主的恢复里受限制于职事的一个出版，乃是对众圣徒和众召会的要求。事实上，同工们很强烈地确认相反的事：

……一个出版不该在共同的信仰上，或在众召会的交通上，成为我们接纳或拒绝任何人的根据；一个出版不该坚持为信仰的一项。若有任何人不愿受限于一种出版，他们仍是我们的弟兄；他们仍是在真正的地方召会里。（《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一〇页）

为什么我们的长老们告诉我们相反的事？

另一个例子是，圣徒们也被告知，水流职事站发起，并在幕后操纵二十三位圣徒抗议他们从哥伦布召会被革除所采取的行动。这是不实的。然而，我们一点不犹

豫的说，我们的确欢迎从基督身体里众召会、众圣徒和众同工来的交通。然而，我们可以明确地声明，水流职事站并未涉及。之外，水流职事站没有任何意图下令我们采取任何行动。一些同工、召会和圣徒所作的反应，用祷告和交通扶持我们，乃是在基督身体的原则里，是我们在恢复里向来所实行的。我们珍惜这样的关切。

偏离正确的立场

当长老的“权柄”，或“使徒”的权柄成为召会所据以接纳信徒的立场，召会就偏离了召会的正确立场，成为分裂的宗派。在《工作的再思》里，倪弟兄说：

有一处的教会，或是几处的教会，因为是某一个使徒建立的，那使徒就操权管理他们，如同他们特别是属于他或他的团体，那些教会就变成宗派了，因为他们与别的基督徒没有分别。……不是以地方的区别为立场，乃是以得救的媒介为立场。……他们所控制的教会就成为宗派，各自带着其领导人的特别性质，而不是地方教会的性质。（译自英文，参中文简102页）

不仅如此，当一个地方召会宣告其自己的“立场”是一些独特的事物，与基督身体里众地方召会的立场有别，就如哥伦布一再所行的，这也指明这个召会已偏离正确的立场。朱韬枢在有他署名的一封一九八九年给安那翰召会的信里也承认这事。那封信上说：

你们指出，关于召会，安那翰召会的立场是“基督一个身体的立场”。你们这样的声明，意思是指基督独一、宇宙身体的一的立场，彰显于各地么？若是如此，这样的立场就是主恢复里众地方召会共有的立场。在这件事上，任何其他的立场都在根本上离开了新约中所启示并主的恢复向来所持守的立场。

站在基督身体一的立场上，必须带有几件与召会生活实行相关的事，这些事是照着神所命定的路并新约的启示。

……站在基督身体一的立场上，必须带有对整个基督身体的感觉，而不仅仅对我们的地方召会有感觉。我们的一不仅仅与我们所在的地方有关，如同你的措辞“地方一的立场”所间接表明的，更是整个基督身体的一，借着地上的众地方召会彰显出来。

……我们若顾到基督的身体建造为一个生机体，而不是将一个会众建造为一个组织；并且我们若有身体感，也热切顾到其他众召会成为身体的彰显，而不仅仅对我们本地召会有感觉和关切，我们就会有绝佳的关系，与其他众地方召会有交通。

朱韬枢自此违反并批评他自己从前教导的原则。他公开批评同工们讲说关于对基督身体的知觉和感觉。他公开拒绝同工们和圣徒们请求他使他的工作与主恢复建造基督身体的一个工作一致。他的工作变得日益有破坏性并造成分裂。所以同工们公开警告主恢复里的众圣徒关于他的职事。今天，长老们因着对朱韬枢的忠诚，已将哥伦布召会与众召会（除了那些对朱韬枢忠心的召会）的交通切断。这乃是另立派别。

在乌干达康帕拉的工作—— 在朱韬枢之下分裂立场之工作的实例

在哥伦布和整个这区域中的众圣徒，在三年多来一直祷告并奉献，支持朱韬枢指引下在乌干达康帕拉的工作。我们提出在那里最近的事件，以说明现今他们工作所采取的立场。

二〇〇三年八月，Tim和Donna Knoppe以及Steve和Barbara Lietzau搬到乌干达康帕拉。两年后，主得着了约一百位圣徒，聚集为在康帕拉的召会，他们有许多人付了极大

的代价，来走主恢复的路。借着倪、李弟兄的职事，他们被兴起并得着滋养。Knoppes 和 Lietzaus 两家人去康帕拉那里，以为是经过同工们中间的交通而有的为着主行动的一个工作。Tim 特别被告知，为着乌干达的负担，是出于一次与相调同工们的交通。

二〇〇五年六月 Tim Knoppe 得知，在康帕拉之工作的发起和执行，除了朱韬枢内部一小圈弟兄之外，没有与其他任何弟兄有配搭或交通。在二〇〇五年六月访问美国期间，Tim Knoppe 直接问朱韬枢说，“弟兄，你有没有与这些相调弟兄交通到我们要去乌干达？”朱韬枢的回应是：“我没有必要和那些弟兄们交通。”Tim 说，“但你曾告诉我，你与那些弟兄们交通过。那就是我如何有清洁的良心去到那里。”二〇〇五年七月，朱韬枢要 Tim Knoppe 离开康帕拉，搬到底特律。

朱韬枢然后打发其他的工人去康帕拉，改变那里工作的方向。新去的工人，着手拆毁在康帕拉的召会。他们放弃了为着召会之会所的财物支持，圣徒被分为三班人，并且抛弃了那些对主恢复真理最清楚的圣徒。朱韬枢的工人开始实行一个与当地召会分离并分开的工作。

在康帕拉的长老之一表达他渴望把分散的几班人经常召聚在一起，以加强召会的一，他受到哥伦布一个长老的斥责；这位长老是被工作打发去访问康帕拉的。二〇〇六年三月，在校园的工人写了一封致康帕拉长老的信，宣称他们有意继续他们的工作，而不顾当地召会和他们工作之间缺乏和谐。次日，在康帕拉的长老致信给朱韬枢，要他从康帕拉调回他的工人，因为他们所作的工作是分裂的。朱韬枢对此信的回应，乃是打发更多工人继续他在康帕拉的工作，这与那里召会的交通是相对的。这时候，Steve Lietzau 也从工作退出，因为担心那个工作乃是在伪装之下所发起的，也是在康帕拉召会中的一个分裂因素。

最近，在康帕拉召会的带头者，借着与英国伦敦、美国的工人以及非洲其他部分众召会的相调，得着很多供应和造就。这加强了他们对主恢复的异象，以及在当地召会生活的实行。朱韬枢所打发到康帕拉的那些人，仍继续他们分裂的工作，不管他们发回的报告是多么积极，他们工作的果子乃是分裂。

哥伦布的一个长老坚持，在哥伦布召会的圣徒要服从他的长老职分，却这么容易就打消了在康帕拉长老的愿望。这给我们是很大的教训。

呼吁为着在哥伦布的召会站住

我们把这些事带到光中，并不觉得喜乐。然而，我们必须忠信地让你们知道，我们所看见在哥伦布召会中、在附近的众召会中、以及在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我们许多人在不知情下，曾支持这些工作而有奉献。

我们请求你们多有祷告，考虑这些事；我们欢迎你们的交通和参与：(一)回到正当并真实的召会立场，就是基督身体的一的立场；(二)回到与全地主恢复中众地方召会有共同的交通；(三)回到正当的召会生活，而无错误、专横地要求服从和钱财；(四)回到许多同工弟兄们喂养的职事，他们忠信于主恢复中独一的职事，并忠信于今时代的异象。愿主加强并祝福祂的恢复！

Keith Kneidel	Gibson Lao	Jefferson Lao
Zhong Yuan Li	Inho Song	Richard Steele
Jimson Tan	Ray Wiseman	Cres Yap
Daniel Yap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 StandForChurchInColumbus.org](http://www.StandForChurchInColumbus.org)

一封申明与澄清的公开信

关于在曼斯费的召会

以及近来引起困扰的事件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本信为申明曼斯费召会，作为基督独一无二身体之彰显的立场。因着最近在俄亥俄州曼斯费召会发生的事，和这些事件所造成的混淆，我们觉得有需要，为着主在曼斯费，和祂全地恢复之权益的争战，将真相说明。

关于曼斯费召会的申明

曼斯费召会是于一九六六年，在一些当地圣徒多年的追求，接受倪弟兄、李弟兄的职事，以及主大量的恩典下所兴起的。曼斯费召会乃是建立在新约的教训和使徒的交通（徒二42，弗二20）所启示，耶稣基督唯一的根基之上（林前三10~11）。因此，我们乃是站立并为着那一次永远交付圣徒的共同信仰上（多一4，犹一3）。

我们肯定关于三一神——父，子，灵——的基要真理，三者都是圣的，都是永远的，同时并存，互相内住。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借着祂的钉十字架（加二20）和流血（彼前一18~19），作为我们的救主（提后一10）和救恩。我们享受圣灵作内住的一位（罗八11），并等候基督的再临，与祂国度的显现（提后四1，来十二28）。

如今，我们享受那作基督身体（弗一22~23）彰显和实际之全球众地方召会交通的丰富，承认并接纳所有在基督里的真信徒，为基督独一无二身体上的肢体（罗十四1~3）。我们也享受许多忠信的弟兄们，所尽之时代职事的供应。这

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承，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享受和所作。然而，近日的事件，却试图掳掠我们离开这个传承和享受。

“权柄”的滥用

篡夺权柄—— 强制执行一个新的“召会立场”

朱韬枢是一个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全时间，独立的工人。很多年以来他在俄亥俄州与其他的召会具相当影响力。他公开地责骂在整个主恢复中照顾地方召会的同工们，并且也反对水流职事站。在他企图对曼斯费召会的控制行动中，他没有考虑当地圣徒们的感觉，也没有和他们交通；在二〇〇六年劳动节，朱韬枢擅自给曼斯费召会指定了四位新的“长老”。

朱韬枢的一个同工在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七日被派到曼斯费去告知召会这些指派。在召会的聚会中，朱韬枢的同工以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宣布新的“长老职分”。在聚会中，这位同工改变了曼斯费召会，作为基督身体独一无二彰显的唯一的立场，这个立场包括了所有的信徒；新的立场在于新的“长老们”以及他们自取的权柄和目的。他宣告所有在曼斯费召会的圣徒，都必须服从新任命“长老们”的指导，说话，和权柄。他说，如果有任何圣徒不同意这个条件，最好到别处去聚会。

四十年来曼斯费召会欢迎所有蒙神救赎和重生的人，自由地来分享主的筵席。然而，朱韬枢的同工终结了这个实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规条式的标准。这位同工向召会宣告，从今后参加擘饼聚会将是一项特权，只保留给实行十一奉献的人（奉献百分之十薪水），参加祷告聚会，严格跟随长老，以及参与召会实际的服事的人。

曼斯费召会很多的圣徒，深受这些宣告所搅扰，接着

的三个主日心中没有平安，无法参与擘饼。召会大多数的圣徒，没有参加十月十五日的主日聚会。这些人——包括常年在召会生活中，年长的寡妇们——决定去访问在附近的Elyria召会。

其中一个新任命的“长老们”在主日早晨公开宣布说，一些圣徒包括那些去探望伊利里亚召会，已经离开曼斯费召会。这并不是真的。从来没有任何人和这些被标为“那些已经离开的”肢体们，有过接触、交通、通信或访问。在这些圣徒们中，有许多是在那位“长老”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在曼斯费召会聚会了。

在曼斯费所发生的，和圣徒们对此变动的不安的感觉，被带到在爱荷华城（Iowa City）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的一个交通聚会中。二十个其他地区地方召会的弟兄，和一些同工们也在场。在出席者中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那些在曼斯费召会的肢体，不应该被强迫离开他们本来的召会，而应该象过去四十年一样，有继续聚会的自由。

虚假权柄挟持下的召会生活

次周那些被报告宣称，已经离开曼斯费召会的圣徒们，回来参加主日的聚会。以下是当时情形的简报。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主日聚会

按惯例在曼斯费召会的会所举行。擘饼后，“长老”中的一位报告了聚会的内容和过程。一些圣徒们为他们在上周去Huntington House聚集所得着的作见证。接着其中一个“长老”用马太十八章释放了一篇信息。

从Wixom召会来访的Knoppe弟兄接着站起来说话，他曾在曼斯费服事过，牧养过这里的圣徒。他确认“长老”所说的点，并开始说到主恢复简短的历史。然后引用马太十六章，基督与召会的异象，指出国度与马太十八章的实行，是为着对付召会里的问题。

就在那个时候，朱韬枢的同工突然插入，“弟兄，不要说题外话。” Knoppe弟兄说他会。朱韬枢的同工回答，“你只有两分钟，不要说题外话。” Knoppe弟兄同意。但是，在他还没有说话之前，朱韬枢的同工就站起来开始说话。很明显的他没有意思停下来让Knoppe弟兄继续。然后Knoppe说，“对不起。如果你让我说，我会在两分钟内说完。”朱韬枢的同工告诉他说，他不能再说了，而且他必须坐下。Knoppe回答，“不，我不坐下，我还有两分钟。”

然后“长老”中的一位，站起来大声宣布，“散会，散会。我是权柄，我是长老，我有权柄。散会。”聚会突然地结束，大概比正常的时间短了三十分钟。有些圣徒开始离开，一位在喊叫，大多数安静地坐着不知所措。就在此时，“长老”中的一位，打电话给警察。

三部警车和六名警官来到会所，他们在那里目睹圣徒们，其间还有七、八十岁年长的寡妇们，站着、坐着，和谈话。警察看到一小群，一小群的人正常地谈着话。那个叫警察来的长老离开了会所。警察查究骚动的内容，却找不出有什么骚动，稍待了一会，他们就离开了会所。他们没有作笔录，也没写报告。

一些从一九六六年起便在曼斯费召会聚集的年长圣徒，严肃地向那位朱韬枢的同工和两个还留下来支援报警的弟兄说，“你们真羞耻。”

接下来有两个多小时，非正式的交通，问答。在这段时间，朱韬枢的同工明显地发了三次的脾气。他说，他抱歉叫了警察。他宣告说，他说话的对象（那些被称已经离开曼斯费召会的）是他属灵的父母，他感激他们在他住在曼斯费十年中，让他学习他的领导才能。然后他跪下来，叫每个人加入他一起祷告。当时没有人反应，他就站起来，采取一个敌对的姿势，站在离Knoppe面前只有几吋，挑战地说，“打我。来，打我。你不是想要打我么？来，打我。”

这个表现是无端由的。Knoppe弟兄回答，“弟兄你靠我太近了。退后。”当朱韬枢的同工保持他侵略的姿态，Knoppe弟兄轻轻地展开他的手，伸到这个弟兄的胸前说，“弟兄，你太近了。请给我十八吋的空间。”朱韬枢的同工强烈地回答，“我不动。”Knoppe弟兄说，“好”，而往后退一步，解除对峙。很多留在聚会所的人，目睹此事也愿意见证所发生的。在这个工人情绪爆发之后，又恢复问答对话，大约在下午三点结束。

分裂的显明

曼斯费召会——被关在门外

次周的主日，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五日，超过半数的曼斯费召会圣徒，来到会所参加上午聚会。他们发现会所的门上了锁，里面空无一人，所有的门锁都重新换过，圣徒们伫立在寒地里，不得其门而入。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事毫无预警。原来仅有少数经过挑选的圣徒得知聚会地点的变更。

如此，“长老们”分裂了在曼斯费的召会；他们选择将聚会的时间和地点，只通知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决定以深锁会所大门，将大多数的圣徒排除于召会之外，这使他们的聚集成为一个宗派。

两周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大多数的圣徒再度被锁在门外，无法使用他们自己的会所聚会。在此情形下，圣徒们只好寄出两封信函给与此事件有关的四位弟兄（稍后有另外一封）。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会所又再度门锁楼空。没有电话，没有通知，由多位长年在此之圣徒所署名的信函，也石沉大海。随后两周的主日，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和十二月三日，亦复如此。

这些新的“长老”，新的方向，对曼斯费召会所行使的影响，和或许甚至借关锁会所来驱逐圣徒的作法，被显明都来自与朱韬枢以俄亥俄州克里夫兰为中心之区域工作有

关的工人。这种外来的影响，使得曼斯费召会严重偏离该地圣徒们，在已过四十年来，所一直享受的正常召会生活之实行。

我们感到痛心的是，有关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聚会，不实的叙述，被登在网路上。其中引述一个三十四岁“长老”毫无根据的指控，说水流职事站，一个基督徒出版社，在幕后操纵，控制曼斯费的召会。我们能见证，水流职事站从未参与上述事件。

反之，原该学着在爱里牧养圣徒，并象仆人一样服事圣徒的这四位“长老”，在任“长老”的第六个星期，竟把多数圣徒反锁在他们的会所外面。这些由朱韬枢所指派，并由他的同工所设立之新任“长老”的行动明显地证明，曼斯费的确有外来的干预，非来自水流职事站，而是来自朱韬枢和他的同工们。

这些事件在在显示出新“长老”的性质。他们不喂养群羊，反倒运用其虚假的权柄。他们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污蔑了许多圣徒，包括那些在四十年前就付代价，在曼斯费建立召会生活的人。这种行为不该发生在主恢复中的召会。这使我们想起马太二十四章里不按时分粮（45）反倒动手打同作奴仆者的（49）恶仆。对权柄正确的认识，见以下职事信息的摘录。

关于权柄的真理

地方召会的见证与实行，和倪柝声与李常受的职事，从不容许运用自居的权柄，来辖管召会或其信徒。请参阅以下引用倪弟兄与李弟兄的职事说话：

一个人自居权柄管辖圣徒，指明他根本没有权柄。

我们绝不该想把别人带到自己的权下。这种事乃是阶级制度；是属于组织的东西。我们不该想要管辖圣徒，只该谦卑自己，留在清明的天里的宝座之下。

在地方召会中若有人自居权柄，乃是羞耻的事。没有这回事！在召会中没有属人的权柄。

我愿意提醒所有在地方召会中负责的亲爱的弟兄们，绝不要运用自己的权柄。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权柄。

在召会中操权管辖别人，乃是极大的错误。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可耻。操权管辖圣徒是不荣耀的，是羞耻的。

（李常受，《以西结书生命读经》，简116至118页）

我们绝不可为自己的权柄说一句话，应该让人自由……如果有弟兄姊妹不要你作权柄，不来就你，你不必勉强人。你若为自己的权柄出来说话，要为自己来建立权柄，那是最污秽的事。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一册，简204页）

因此长老不是被设立作管辖者，在别人身上施行权柄。辖管别人是丑陋、卑鄙的。长老绝不该辖管任何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祂是独一无二的主和夫子，我们都是弟兄（二三8、10）。这就是说，长老（监督）并不比弟兄高。

照着新约的教训，长老没有阶级。长老也没有控制权，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阶级。长老没有任何权利施行控制。新约明言不允许长老有任何立场，去获得阶级和控制权。

（李常受，《新约总论》，第七册，一三七、一四二页）

关于长老的权柄，我要对同作长老的说，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我们本身没有权柄。

不是说我们作长老的有权柄，乃是我们明白权柄，认识权柄。认识权柄的人，才有权柄。长老如果不明白权柄，就不配作长老，也不配作权柄。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五册，简196页）

在职事话语的光中，曼斯费“长老们”制造分裂和轻率污蔑的说话与行动，与主恢复中的真理形成强烈的对比。

如此的行为不该在我们中间出现；也与我们的教训，立场，实行，或属灵的传承不符合。

外来的领导

把外来领导带进召会的，不是我们这些被曼斯费“长老”排除在外的圣徒；而是“长老们”，朱韬枢，和朱韬枢的同工。那四位“长老”是朱韬枢在未与曼斯费召会圣徒交通下所指派的。他们的“长老职分”是被强加于本地召会之上的。他们“长老职分”的公布与设立，是经由来访的朱韬枢同工作的。该“长老职分”的诸多活动，包括这本小册内所述，显然是经由朱韬枢，他的同工，和可能其他在曼斯费之外的人所授意的。

我们看到的召会财务报告上显示，“长老们”每月从曼斯费召会的帐上，提\$1,750支持朱韬枢的工作，\$300为着朱韬枢本人。此外，有\$200为俄亥俄州 Willoughby 的“生命职事”，此乃属朱韬枢目前在乌干达的工作。另外还有每月\$100用在俄亥俄州Huntington某人的家，亦与朱韬枢的工作有关。超过半数以上的召会月收入，在朱韬枢指派之长老们的指示下，从曼斯费转至朱韬枢的工作。这个别有意图，控制曼斯费召会的外来领导，实在过于明显了。

我们的反应

鉴于加诸于本地召会的外来领导，圣徒们遂于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一日，召开了一个充分告知并合法的曼斯费召会事务会议。书面通知函寄所有在电话名单上列名的召会成员。三十五位会员，召会会员的明显大多数，出席该会议。会中，新董事会由出席会员选出，并一致通过。虽然“长老们”选择不出席，他们却聘请了一位律师来监视会议程序。

由外来影响力指派并支持的“长老”，拒绝承认该法定

选举的合法结果。他们仍继续将召会圣徒锁于会所门外，且继续把持着召会，无视多数召会成员的决意。他们继续控制召会的资产，置十二月一日事务会议的结果于不顾。他们的行为，迫使我们吁请法庭认可，曼斯费召会事务会议，和董事会选举的合法效力。

我们相信，届时，法官将会判决我们的行动是合法的。同时，我们请求所有在曼斯费的圣徒，无论你对这些事件的感觉如何，要保守基督身体甜美的一。我们欢迎你与我们一同聚会，为着主在召会里的满足，并祂在曼斯费的见证，继续享受祂。

曼斯费之外的分裂

由朱韬枢和他的同工们所引起并造成的分裂延及曼斯费之外。令人遗憾的，该工作的影响在全地多处造成风波和分裂，包括加拿大多伦多、俄亥俄州哥伦布和乌干达坎帕拉。这些事件的真相详载在<http://www.afaithfulword.org>。

交通的结语

我们盼望借着这本小册子，在主面前可以陈明在曼斯费召会发生的事。作为对主耶稣负责的人，我们有责任将事件的始末详细陈述出来。既然这些事件不实的版本，已经公开在网路上，我们必须加以澄清。我们这么作，是出于我们对曼斯费召会，召会中所有的圣徒，和在全地主恢复里众地方召会的爱。

我们对那些前任的“长老们”并不怀怨。虽然他们不再是“长老”（若他们曾是的话），但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正因为如此，我们请求他们回转，与我们在基督里有交通。我们祷告——在曼斯费的情形能平安地解决。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自由使用我们的会所，我们仍然持续聚会、擘饼、祷告和交通神的话。我们见证我们又可以

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美善！”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同享这个福分，并为着彰显于众地方召会之基督宇宙身体的一，一同站住。

为着主的恢复和曼斯费召会，

Brian Baer

Ben Flieger

Jim Jamerson

Bob Ludwig

Bob Mellick

二〇〇七年五月五日